

本土文本



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邻镇一天就发现两例疑似病例,被隔离的人员已有30多人,还在追踪查找密切接触者。市里疫情防控通告是一天一个,让老蔡感到吸到肺里的氧气也带着巨大的压力。大年三十,老蔡根据小缪提供的消息,来到村民老戴家。村民老戴的母亲一个月前去世,正月初二是“五七”祭日,按照传统风俗,亲友们都要来祭奠,家中还要摆酒席招待来人,一般也要摆上十桌二十桌的。死者为大,任凭老蔡说什么,老戴就是不同意取消祭奠仪式。

僵持到晚上6点,老蔡使出杀手锏,对老戴动情地说:“老戴呀,我们年龄相当,你的母亲生前我称伯母的,也犹如我的母亲,这样吧,正月初二,你在家‘五七’照做,但一切从简,就你家在家的人员,我代表你家众多亲朋好友前来祭奠,当孝子。我想伯母在天之灵会理解的。”

老蔡真诚的目光和这番肺腑之言,让老戴陷入沉思之中。

老蔡知道老戴心情矛盾,不做“五七”祭奠,会被亲戚们责怪,认为不孝,回掉亲戚又拉不下脸来。老蔡抓住老戴的心理说:“不要担心亲戚们的责怪,我来给你一一上门致歉,当面解释,把你亲戚人员名单给我。”

老戴再也无法拒绝,其实他

心里对疫情的形势也是清楚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也不想大操大办,

只不过真是拉不下脸来回亲戚朋友,让人家说闲话。

大年三十的晚上,万家灯火,

天空中时不时有绚丽的烟花绽

放。老蔡揣着老戴提供的花名册,

一个人开车行驶在乡间道路

上,一家一家地去说服。本来是

完全可以打电话的,但老蔡觉得

上门解释这样才最真诚,也是对

死者的尊重。当然,也是给老戴

一个面子,毕竟是一个社区的党

委书记亲自上门。其实,老蔡心

里还有一个小九九,就是正好借

村民家人三十夜团聚的机会探

探情况,看看有没有自己没有掌握

的外人来村。

老蔡在外奔波的时候,可苦

了一个人。谁?当然是老蔡的老

伴啦。前几年大年三十晚上,儿子

虽然不在家,但还有一个人说

话,做做伴,今年却是一个人面

对冷菜冷饭,打儿子的电话又无

人接听。打开电视机也没心情

看,老伴索性上床熄灯睡觉。不知

什么时候,她感到眼前有灯光在

晃动,耳边响起一个声音:“老

伴,我回来了!祝老伴新年快乐,

早抱孙子!”

老伴一骨碌爬起来,电视里

春节联欢晚会刚刚结束。“你还

知道回来呀,你眼里还有这个家没

有?”老蔡忙赔起笑脸。“过年好,

过年好,是我不对,是我不对,我

这不是回来了吗?”

老伴还想发火,手机响了起来。

老伴一看是儿子的视频电

话,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

“妈,你好,新年快乐!”

“儿子呀,你终于回电话啦!”

“妈,刚才在抢救一个病人,

刚从手术室出来。妈,老爸呢?”

“我在,我在,我在!”老蔡在

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的,忙凑到老伴

面前对着视频兴奋地答道。

“老爸、老妈,今年又不能陪你们一起过大年三十了,对不起!”儿子在视频里做了一个抱拳的姿势,

然后兴奋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前天李总理到我们医院视察,还表扬了我们呢!”

“真的?”老蔡和老伴似乎同时

发出声音,兴奋起来。“太好了!”

“爸、妈,这段日子我们不能正

常与家里联系了,趁万家团圆的

这个美好的清晨,我和小惠给二老拜年啦……”“小惠,快来,给爸妈拜个年!”

视频一阵晃动后,屏幕上出现

了一个戴着口罩和护士帽的姑娘的

脸庞,两只羞涩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爸爸、妈妈,新年好,我是小

惠!”虽然隔着几层纱布,那甜甜的

声音,瞬间让老蔡夫妇流下喜悦的

泪。“好,好,好!”老伴对着视频直点头。“小惠呀,好孩子,要保重自己,我们在家等着你们归来!”

“知道了,爸、妈,你们也要保

重!等疫情过去了,我们一定早点

回来看你们!”小惠对着屏幕挥着

手。这时,儿子把脸伸进视频,对着

屏幕笑着说:“好了,老爸、老妈,早

点休息,我和小惠马上要工作了!

保重!爱你们!”儿子做了一个鬼

脸,和小惠用手做成了一个红心状!

“保重!”老蔡和老伴又是异口

同声。

虽然自要求上报疫情以来,向

阳社区都是零报告,但老蔡心里清

楚,今后一段时间防控更艰难、更复

杂,来不得半点懈怠和麻痹,不仅要

与新冠病毒战斗,还要消除一些人

的心理恐慌。

根据市里统一部署,从正月初

五开始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关闭

一些路口,在主要路口设卡检查。

向阳社区管辖的范围除了郊区几个

农村组外,就是镇区里的三个居民

小区。

这天下午,老蔡正在柳岸居民

小区设卡值勤,远远看到一群人走

来。

“请问,你们到小区找谁?”老蔡

礼节性地询问道。

“我是这里的住户,住六幢三单

元1006室,这是我的几个朋友。”其

中一位中年男人回答道。

“请出示身份证。”几个来宾很

配合地出示了身份证,其中一位姓

邱,名中天,住址却是武汉的。

邱中天?这不是新上任的大市

市委书记的名字吗?老蔡心里“咯

噔”一下,也许是同名吧!“你是从武

汉来的?不能进!”

“我是武汉人,两个月前刚调来

本地工作。”叫邱中天的人和颜悦色

地说。

“那也不行,你不能进,请随我

来登记,我要向镇政府报告,你们几

位也要一同来登记!”老蔡一点也不含糊地说道。

“老同志,你不认识我们邱书记

吗?这是我们市委邱中天书记呀!”

随行人员连忙介绍道。“今天,我们

邱书记带我们来是专题检查卡口管

理工作的!”

“哦,邱书记好!”老蔡不好意思地打了一个招呼。

“那不要登记了吧,我们可以进

去了吗?”先前答话的中年男人试探

性地问道。

但有一件事总让老蔡担忧,那

就是一个多月没有儿子的消息了,

老蔡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痛起来。然

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爸爸,我是小惠,告诉你们一

个不好的消息,文华被感染住进重

症监护室了!”这天中午,老蔡接到

从儿子手机微信上发来的一条信

息,是小惠发的。

“咳、咳、咳……”老蔡一阵急促

的猛咳,他感到自己的肺犹如老伴

锅中熬的粥,有一股股热气从米粒

间寻找着缝隙,向上奔涌,直至冲

破表层,冒出一朵又一朵气泡,然

后破灭!

“爸爸,这是文华进重症室之前

给你们录的视频,现转发给您和妈

妈看!爸、妈,文华说了,等疫情

过去了,让我接你们到武汉来,武

汉也是你们的家!”老蔡从字里行

间可以看到此时的小惠已经是泪

流满面了。

打开视频,儿子躺在病床上,虽

然戴着口罩,但看得出儿子还是一

脸笑容。老蔡明白,那是儿子极力

装出来的笑容,他知道儿子一定

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自己的

双亲。

视频里,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

“亲爱的爸爸、老妈,你们好,看到视

频请不要难过,这是你们的安排,是

你们不让我回家、回家的。”儿子明

显气力不足,语音微弱,却如霹雳震

撼着老蔡的心。

儿子喘了一口气继续说:“老

爸、老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惠

有身孕两个月了,你们抱孙子的愿

望就要实现了。假如我这次不行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爱小惠,把小惠看成是

自己的亲生女儿,像培养我一样把孙

子培养成人!”视频里响起一阵“呜呜

呜”的抽泣声,那是小惠在哭泣。

老蔡早已泣不成声,不停地点

头、点头,再点头,两行滚烫的泪洒

在办公桌上那张天天要填的“疫情

报告表”上,把表格中那个“无”字洒